

童年手冊

顽童妄想曲

鲍尔金娜

每逢春节家宴吃到意兴阑珊，姑姑总喜欢重讲一段陈年往事：大概是我五六岁时，有一次去姑姑家玩，我和表哥趁大人不注意，合作把一大筐鸡蛋砸到墙上，结局就是满屋流金，大人皆惊，史称“砸鸡蛋事件”。

小孩子干坏事有个便利，就是长大后可以用一句“我没印象了”弹回所有的指控。听着无赖，却往往是事实。我每次重听“砸鸡蛋事件”，和表哥茫然微笑对视，脑海里拢共也就唤醒一秒钟的蒙太奇——自己望着墙上稀巴烂的鸡蛋拍手欢呼，非常快乐。至于作案动机，完全没印象。虽然姑姑讲故事的语气总是温柔低回，眼含欢喜，但我因为心虚，连带觉得姑姑的表情里也蕴藏着跨越时空的惋惜和啧啧称奇。那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老百姓家里的一筐鸡蛋，就算谈不上价值连城，也比欧莱雅更值得拥有。可惜姑姑姑父对于这筐鸡蛋种细水长流、煎炒烹炸的愿景，在几分钟之内就宣告完蛋。他俩在清洗那面墙壁时心情是怎样的，我想都不敢想。

事后我和表哥没挨收拾，想必是托福于我家没有打孩子的传统，以及我俩小时候长得都非常可爱，呼扇呼扇的长腿毛和饱满欲裂的苹果肌摆在那里，常让大人无能为力。

表哥从小就是淘气包界的扛把子，脑袋好使，鬼点子无穷，“砸鸡蛋事件”只是他调皮捣蛋光辉岁月里的流星一瞬，不算特别的了不起。我小时候却是公认的老实小孩，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非常羡慕表哥淘气的名声。因为我早就发现“淘气”在大人眼里总跟高智商与创造力相关，许多家长在外人面前训斥自己孩子“太淘”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洋洋自得的调子，好像手里揪着的是活生生的未来爱因斯坦；至于内向害羞之类的性格，除了省心，似乎就再没其他亮点了，中外历史名人里可没谁是以文静著称的。然而我从小就是个严肃的孩子，偏爱宁静与秩序，任大人们把我放在哪儿都行，几个小时后肯定还在原地，和绿植盆栽一样是皮实的装饰物。反正只要能坐在地毯上画画，听格林童话磁带，有橘子汁和雪糕吃，我的世界就甜蜜得饱和了。跟表哥玩跳棋或军棋，我从来没赢过，又不好意思哭，总是憋气憋得一脸凝重，跑去阳台喂鸟卖呆儿，又被大人认为是“心事重”，听起来就更不像表扬，而需要担心了。有些内向的孩子被认为是“蔫吧淘”，我却连“蔫吧淘”也不算。“蔫吧淘”的孩子依然有惹祸的才能和执行力，



打猎季节（油彩画布）詹喻帆 选自 2018 上海艺博会

序跋精粹

“确有其人”的福尔摩斯

周克希

柯南·道尔（1859—1930）笔下的歇洛克·福尔摩斯，早已深入人心，成了大侦探的代名词。2008 年英国电视台（UKTV）做过一次调查，接受调查的英国观众中，有 58% 的人相信福尔摩斯确有其人——与之形成对照，而且多少有些戏谑意味的是，其中有 23% 的观众认定温斯顿·丘吉尔是个虚构的人物。

柯南·道尔是个医生，虽说对写作有兴趣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心目中的作品是历史小说，而非非侦探小说。他屡次尝试写作历史题材的小说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直到 1891 年，他才在《四签名》之前，认真地审视了自己笔下的这个“私家咨询侦探”，发现这个人物的基调若不作一些调整，探案的写作恐怕难以为继。在《血字的研究》中，华生就福尔摩斯的知识面列过一张表，前面四行赫然写着：

- 1、文学知识：零。
- 2、哲学知识：零。
- 3、天文学知识：零。
- 4、政治学知识：很有限。

这样的人“人设”必须改变。于是在《四签名》中，我们看到的福尔摩斯已不复是知识面如此狭窄的怪人。他在小说中两次随口引用歌德的诗句，而且对温伍德·里德这样算不上著名的哲学家也很熟悉。他的形象变得更丰满，也更可信了。

《四签名》获得了预期中的成功。柯南·道尔——作为一名医生他并不成功，按他自己的说法，他的诊所病人少得可怜，几乎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——感到，“既然写了这两部中篇，

我对歇洛克·福尔摩斯这个人物的把控已经得心应手，那何不再写些短篇呢？在诊所里等病人的漫长时日，正好可以派这个用场。”

最初几个短篇写得速度飞快。不出十天工夫，在 1891 年 4 月 3 日，一篇《波西米亚丑闻》交付《海滨》杂志编辑部。4 月 10 日和 20 日，《身畔案》和《红发会》分别完稿。一星期后，《博斯科姆溪谷案》又交付编辑部。按这样的速度，前五个短篇应该可以在一个月内全部完成。但就在这时，他患了流感，写作暂时停顿了下来。《五颗橘核》在 5 月 18 日才付邮寄往编辑部。

当第一组短篇，也就是后来辑录为“冒险史”的 12 个短篇写完以后，他萌生了见好就收的念头。但踌躇满志的《海滨》杂志编辑同仁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柯南·道尔就此歇手。柯南·道尔心想，要吓唬一下他们，让他们知难而退才好。于是，在编辑部怂恿他再写十来个短篇，作为第二组连载小说在杂志上刊发时，他提出了一千英镑的稿费要求——相比于第一组每篇 30 几尼（合 31.5 英镑），亦即一组共 378 英镑的稿费标准而言，他提出的是一个天价。不料这一招根本不管用，杂志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报价。

柯南·道尔尽管对历史小说依旧念

串红的蜜。由于嫉妒不满以及小孩子难以捉摸的残酷天性，表哥和我对那些抢蜜的蜜蜂展开了小规模报复。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把蜜蜂的脑袋，扔到一边去。我隐约记得自己那时候相信蜜蜂的脑袋在掉了之后还会长出来，应该是跟小壁虎的故事搞混了。如今每次看到有关蜜蜂濒危的新闻，我心里都猛然一凛，回忆那年夏天，自己圆嘟嘟的胖脸上一定挂着邪恶无忧的微笑。

还有一年，表哥和我去爬赤峰南山，山上有大菩萨像，没腰的野草，人烟稀少。表哥带我爬半山腰一处弃绝的防空洞，发现一小堆乳白色的骨头碴，表哥顺势讲开鬼故事，吓得我直接麻爪，倒退着爬出去，一整天吃睡不香。几天后家里大人从南山回来，告诉我们那堆骨头是有人吃剩的鸡骨架。表哥在一旁嘿嘿坏笑，我是真气，可惜嘴笨，又不会武功，只好闷头嚼瘪子，毕竟回头还得管表哥借《风魔小次郎》《乱马 1/2》看。那时候表哥是我与外面野生世界的唯一接触媒介，要捞眼界看看，必须以和为贵。

每年假期结束，从奶奶家回到自己家，没有了表哥的指导和助威，我就恢复了盆栽小孩的属性。偶尔干出调皮事，也多属意外，比如光脚从橱柜顶上往下跳，脚掌扎进钉子，我捧脚坐在地上幻想死亡，想着想着就兴趣索然，站起来走了。再不就是玩速人时把眼睛撞到酸菜缸上，或者脑袋卡进铁栅栏，就更缺乏峰回路转的情

节，纯是笨。唯一让我津津乐道的事迹发生在我小学时。一次我在姥姥家吃完午饭，突发奇想爬上卧室窗台，假装飞檐走壁。结果一个不稳，摔坐到一盆仙人掌上。表妹牺牲午睡时间，帮我摘了一小时的刺儿。我长大后喜欢给人讲这故事，心里为自己闯祸的原创性和喜剧效果感到相当得意。

没想到这个让我珍爱的往事竟然也发生了反转。前一阵我跟表妹聊天，聊起这事，表妹笑着打断我：“姐，坐到仙人掌上的人是我，你才是帮我摘刺的人啊。”我听后大惊，默然良久。表妹小时候确实比我淘，按正常推理，她说的很可能是事实，我也拿不出反驳的证据。可我实在习惯了这个回忆的主人公是我，从爬，到摔，到仙人掌刺扎在肉里的痛痒，记忆那么稳当、精确，就跟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一样没有争议。现在让我把这故事拱手退还给表妹，太晚了。在姥姥家窗台上决定飞檐走壁的那一瞬间，对于一个木头木脑的乖小孩来说，可是一座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里程碑，淘气包们不会懂。

想来想去，我决定继续偷偷把仙人掌勇士的故事记到自己的账下，除非我以后能回忆起更胜一筹的调皮往事做替补；或是有一天姑姑忽然宣布，“砸鸡蛋事件”过后其实还有更精彩的续集。那我一定要听个痛快，然后把双手穿过时空的云雾，好好掐一掐那个顽童的胖脸蛋，对她心照不宣地点点头。

南林饭店后门口有家卤菜门面，卤菜品种不是很多，数量也少，感觉去南林用餐的是正式吃饭，买卤菜是来南林搭伙的。卤菜店里的酱肉、鲜肉月饼和盐水鸭好到一流，尤其是酱肉，放在一堆卤菜中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，好比是江湖上不露声色的高手，只是无意之中的举手投足，泄露了自己的山高水长。

不好意思，田建华先生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，一眼看去，田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小学数学老师，谁能想到他是大半辈子在厨房里摸爬混打的苏帮菜大师呢。一个退隐江湖的武林高手，在小镇上开片茶馆店，武林中人过来吃讲茶，他去为大家倒茶，一边说请喝茶请喝茶，一边手指一捻，茶杯碎成粉末，你什么感觉。

按照田先生的说法，自己是个“烧饭师傅”。烧饭师傅是苏州人日常生活中，对食堂大师傅随意温暖的称呼吧，田先生这么说，有点谦和，有点自得其乐。差不多功成名就的人，都是这样的招式，能够在你来我往中让人会心一笑的，是有趣的人。

我和田建华先生认识的时候，他已经是“小镇上茶馆店掌柜”了，我说，田大师，你拿手是哪几道菜？田先生说，南林饭店之前是市政府招待所，人来客往，各式各样，我的师傅讲究要举一反三，适应大家。

我的师傅说，工匠生活樾头匹配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我们没有特定的标准，合大家口味，吃得开心了就是合格的厨师。田先生说。

田建华先生的师傅就是吴涌根。其实一开始启发我这篇文字的就是田建华是吴涌根的徒弟。有些人写作是炒菜，急火快手，我是炖菜，慢工细活，心里有个想法，渐渐向前走着，走着走着，就自然地遇上吴涌根。

吴涌根是苏帮菜一等一的高手，当年陆文夫老师和他相处得投机。吴大师全面开花，点心方面更是脱颖而出自成一家。

我和吴涌根大师有过几面之缘，也尝过他的厨艺，印象深刻的是一只团子，里面的馅是萝卜烧肉，我真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有滋味的团子，就要求再吃一只，吴大师说，弟弟啊，少吃多滋味，一个人只有一只。

还是武林中的说法，比如一招白鹤亮翅，有些人张开双臂，显示出来的是脚踏实地，吴涌根这一招白鹤亮翅，是张开双臂的飞翔。

吴涌根在南林工作的几十年，田建华跟随了几十年。我想尝尝田先生的厨艺。田建华安排了自己的徒弟，全是南林当下的大厨吧，在南林做了一桌宴席。梅花开在梅树上。

这一个句子太有意思了，我也经常要引用，起先还以为是古人写的，后来上网查了，却是没有查到，难道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吗？

苏帮菜这棵梅树上，吴涌根开过花，后来是田建华，现在我们面前的几位大厨，流传有序，多好啊。

我称呼华永根先生老恩师。两年之前，华老师关照我说，他要出一本名为《华食经》集子，想请我写个序言。这是风光的差事，我想着一个有意思的题目《念了一遍华食经》，然后精心构思，光腹稿就打了几个月。我笔下的华老师，是饱满历史沉淀的时令苏帮菜。我半辈子文字生涯，多是平庸，但这一篇是尽心之作。只是待我准备交稿，华老师的书已经出版上市了。

几天之前华老师说，又有计划出版一本新作。这一回我要有点超前意识，打算序言先写好了放着。公车站台上，从来都是乘客等车子，现在公共汽车老早停好在那儿了。

华老师的新作，大部分在《苏州杂志》上刊登过，也可以说，我是第一个读者，平常散落在报刊的文字，是邻家女孩，现在汇编成书，仿佛出嫁的新娘。

运动生涯和演艺圈到了一定年纪都要转型，写作是我的运动生涯，现在萌生退意，并且开始向书画学习转型。巧的是华老师从餐饮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，转型写作了。这几年苏州作家搁笔的不少，但因为华老师的加入，苏州写作的总产值没有落下去。

华老师的文字，最大特点就是取自生活，有感而发，是活生生的白纸黑字和喜怒哀乐。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流水，日子顺流而下，华老师记录下了好多瞬间，这些瞬间或是情景记忆，或是有感而发，若有所思若有所悟，使我们体会到苏帮菜原来是如此光泽鲜艳，锋芒透剔。那样的光泽和锋芒，就挂在我们早出晚归行色匆匆的日子里，不着痕迹不露声色，似乎和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了，其实又独具一格超然物外。

华老师的笔下，一些熟悉的时令苏帮菜和见过几面的老厨师，让我想到了自己的从前，青春的念头和真诚的感悟让人心潮起伏。又可以让人一下子静下心来，对于陈年旧事念念不忘和耿耿于怀是好作家的品质，仿佛若有所得，其实怅然若失。这样的阅读，对我帮助很大。

『文汇报笔会』
微信二维码

陶文瑜

三鲜谱

回过头再说一说我和华老师的交往。说起来军人也不都是拿枪打炮的，还有唱唱快板书的文工团员呢。我称呼华永根先生老恩师，也没有要学习油盐酱醋的企图。再说老恩师一身本事交给我手里他也不会放心吧。老恩师一心一意宣传发扬苏帮菜，他觉得只要有这样心思的，都是自己的同志，这和当年的统战仿佛，我差不多是他的一个统战对象吧。

虽然我没有得到少林武当之类的功夫，却一直被华老师对苏帮菜魂牵梦萦的热爱和矢志不移的坚持所感动。老恩师也上点年纪了，一路直路弯路走来，也丢失过不少东西，但是苏帮菜依然是他藏在怀里的宝贝。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爱情诗：

从古代到未来
一生一世和一生一次的
爱一个人

用我每一天的日子
编织相遇
用我每一天的日子等待
然后老去

这时生命的
全部光彩
兑成一枚枚硬币
我就在冬日的阳光下
用哆嗦的双手
反复清点

你是我生命的硬币
正面和反面
全部的图案

我以为老恩师心目中，那个白头到老的女孩，就是苏帮菜。

中学同学碰头，说起我不少陈年旧事，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呢，大家说起的一些是是非非我已经记不得了，但说我当年只要凑足一角五分，中午就去学校对面的 526 厂食堂要一份炒菜，这是记忆犹新。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当时攒起一角五分真不容易，一个月也就二三回吧。

我十分享受食堂里的那一种味道，不是单纯的鸡鸭鱼肉或者萝卜青菜的味道，这一些气息混在一起，扑面而来让人精神抖擞。当初我们不少同学的志向是当科学家解放军，我的理想就是将来天天吃食堂的炒菜。后来我担任了杂志社的负责人，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建起食堂。人到中年就实现了最初的想法，我的人生还是比较圆满的。

汪成从农场回来之后，分配在电扇厂工作，领导让他在车间、仓库和食堂中选一份工作，他就选了食堂。那个年代车工钳工之类如日中天，而且汪成也没有烧菜做饭的一技之长，他选择去食堂是不是因为和我一样的少年旧事呢？

那年的电扇厂欣欣向荣，苏州人称它和另外三家企业为“四大名旦”，生产兴旺了食堂也水涨船高，红案白案高手不少，领导对汪成说，我们这里还没有好一点的点心师傅，你要么去学点心吧。

先是去黄天源学习点心制作的根本，这是汪成的小学课程，在名牌小学学习，根正苗红。之后跟随松鹤楼朱阿兴和梅府佳宴掌门人王致福很长时间。他们是汪成的研究生导师吧。

刚入山门看见大师傅棍棍抡，而自己挑水劈柴，存着一个学习本领的念头，处处用心揣摩，后来又遇上藏经楼的老前辈点拨，终于脱颖而出。武林之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，汪成一路走来，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。

电扇厂在内的“四大名旦”由盛极一时到力不从心，电扇生产不下去了，点心师傅汪成在自己的行业中站住了脚跟，汪成靠着一身功夫行走江湖。先是在市政府食堂，退休之后去新梅华，担任独当一面的点心师傅。

苏州人的一年四季，比较重要的仪式就是时令吃喝，汪成制作的“鲜肉月饼”获得过“中华名点”的荣誉，有一年中秋我慕名而去，请他加工一些肉月饼，一来二去这样我们就熟悉了。

除了日常的点心，汪成还在新梅华负责研发新品，这样我们就有了不少品尝和享受生活的机缘。

食堂的烹饪，应该就没有酒店饭店那样的精雕细刻，却更加人间烟火一些，所以食堂是日常生活的知己。汪成从食堂出发，票友起家，终成大腕，肯定是成功的人生，所以我也大手写了一副对联：“小小点心，我大大手笔。”

2018年10月

（本文是“周译五种”《福尔摩斯探案选》的作者自序，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）